



坐在男同事中间的王玲,显得非常瘦小。

## 历城站女信号员王玲： 工作家庭一肩挑的瘦小女强人

铁路的一线工作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:脏、苦、累、枯燥,这使得铁路一线员工绝大部分都是男性,但也有不少岗位是由女性担当。在那种男人干起来都很吃力的工作岗位上,许多女性同胞干得一样很出色。在每一位女职工出色地完成工作的背后,是她们对家庭的牺牲。历城站46岁的女信号员王玲,便是这样一位用自己瘦小的身躯将工作与家庭都扛起的女强人。

文/本报记者 沈振 片/本报通讯员 张健

### 接了父亲的班,干到将退休

1986年年底,王玲的父亲从干了一辈子的铁路岗位上退了下来,正在济阳农村老家上学的王玲在和父亲商量后,决定接父亲的班。“那时候在农村,都觉得能在铁路上工作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。”王玲笑着说。

1987年年初,王玲被安排到历城站从事检票员一职。“刚开始觉得这工作很好玩。”王玲这样评价自己的第一份工作。在干了近6年的检票员后,王玲被调到行李房学习行李员的业务。在王玲看来整天和行李打交道不如和旅客打交道有趣,“虽然干检票工作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很难沟通的乘客,但绝大多数乘客都非常好说话。”能与人接触让王玲特别喜欢之前的检票工作。

在干了一年左右的行李员后,王玲被调到了售票窗口。在王玲看来售

票窗口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地方,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岗位。“在售票岗位,需要背诵各种列车时刻表,需要和不同的旅客打交道,非常好玩。”

在这个岗位上,王玲干了3年多,直到1996年,历城站取消客运业务。离开自己喜欢的岗位,王玲心里非常难受。“铁路的一些岗位都很苦,自己好不容易有个喜欢的,还给取消了。”王玲告诉记者当初被告知历城站被取消客运业务时,自己心里非常不舍。

在接到停办客运业务的正式通知后,王玲和同事崔淑霞同时被调到信号员的岗位上,而这一调就是17年。今年已经46岁的王玲,还有4年就要退休,“应该就是从从这个岗位退休了,先努力干好最后这几年吧,其他的都还早着呢。”王玲还没有认真想过自己退休后的生活。

### 信号员岗要求苛刻,上厕所都要两次交接

1996年,当王玲知道自己被调到信号员的岗位时,心里并不是很高兴。“之前就只知道信号员岗位很苦、很累,当然不愿意去了。”回想起被调岗的情景,王玲历历在目。

刚到信号员岗位上时,王玲并没有像自己在售票员岗位上那样用心学习,“心里带着气来的,不喜欢这个岗位。”王玲这样解释自己当初为何不用心学习岗位知识。虽然自己心里不舒服,但再次调岗已经不可能,在自己慢慢地适应新岗位后,王玲发现信号员的岗位担当的责任非常大,“当时自己心里也嘀咕着,自己不能带着情绪上岗,万一出错就晚了。”

在想明白之后,王玲对自己的工作要求非常严格,然而岗位的特殊性,使得信号员这个岗位的标准要求近乎苛刻。“说起我们那些违反的扣分动作,你都不敢相信。”王玲笑着说。

在历城站的信号楼里,记者看到在车站值班员与信号员身后的墙上,一个硕大的摄像头悬挂着,屋子里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下。而只要被监控拍

到工作人员有任何违反规定的动作,都会被扣分。就连王玲这样干了17年的老员工也不能保证,一点都不违反规定。

王玲告诉记者,平时他们这个岗位,上次厕所都必须和同事进行两次交接,“去的时候交接一次,回来后也要交接一次。”今年10月份,王玲就是因为回来时,看到显示屏上没有任何列车驶过,便忘了和同事对接,结果被屋里的监控抓到,被扣了0.5分。

“还有一次扣得我哭笑不得。”王玲说,有次她因为坐得久了,就伸了个懒腰,结果被墙上的监控抓到,扣了0.5分。“后来车务段监控人员告诉我坐姿不正。”说到这里王玲哈哈大笑起来。就在记者还没缓过神来,王玲又严肃地说,“这就是我们信号员,丝毫不能大意。”

就在这样严苛的要求下,王玲一干就是17年。现在在历城站信号员这个岗位上,只有王玲和崔淑霞两位女职工还在坚守,“原本我们站有四个女信号员,一个改制了,一个退休了,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。”



王玲工作中总是一丝不苟,严格按照标准指挥调度。

### 一家仨病人,都需要她照顾

“现在年龄大了,每次下夜班必须睡到下午才行,家里还有一堆事等着做。”对于年龄老去带来的精力下降的困扰,让王玲很是苦恼,但又无法抗拒。

历城站信号员的上班制度是两天三班制,7点30至19点30为白班,19点30时到第二天凌晨2点为中班,之后到早晨7点30为夜班,第二天白天休息。

“以前站上都给我们安排宿舍,下了早班要强制休息,以保证上夜班时的精力。”但王玲最近这几年每次下班她都必须回家,因为家里还有患痛风的丈夫和王玲70多岁身体又不好的老母亲每天都需要她伺候。

王玲告诉记者,在她老家有个规矩,哪个孩子接了父母的工作,都必须负责给父母养老。1995年王玲的父亲去世之前,老两口都还在济阳农村老家,父亲去世之后王玲便把自己母亲接到自己家里照顾,“这是我必须要尽的孝,再苦再累都是我的。”

“老公没患病之前都还好点,他前几年也换上了痛风,有时疼得都不能下床。”

说着说着,这个一直满脸笑容的瘦小女人眼里满是泪花。丈夫的病倒,给这个瘦小的女人肩上增加了她不知能不能承受得住的压力。

除了丈夫和自己的母亲需要照顾,和王玲住在一个院子里的82岁的婆婆也需要她的照顾。虽然丈夫有兄弟姊妹,但都离得较远,照顾婆婆的责任也就落到她身上。婆婆的身体前几年都一直不错,不用王玲操过多的心,但这两年出现了小脑萎缩,放心不下的王玲一有时间就要去家里看看她。“我不看怎么办,万一出点事,都后悔莫及。”王玲说着说着不时停顿,强制自己抑制住感情。

“现在年龄越来越大,照顾他们三个真的是越来越困难,有时真是力不从心。”现在王玲心烦的时候就会跟女儿说说心里话,倾诉一番。每次女儿都会劝解她,“家里很快就会好起来,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。”

“这就是我的命,我必须得扛起来,不管是工作还是家里。”这个瘦小的女人一字一字铿锵有力地说。